

瞿  
軒  
集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五

序記

真西山集後序

宋王邁撰



先生壯年游蓬山直齋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  
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祇馬開大藩  
府凡囊封驛奏之達於上若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鋟  
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閭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

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閒居執經問難於共  
極之堂徵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來自岷蜀萬里者於  
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某壯歲  
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為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  
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  
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也直而婉正大而不過一片  
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師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  
王言以戒百官也勸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  
或嘉始以青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  
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  
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  
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叅之周  
程朱張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  
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捨者某分教眠邱乃  
哀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成編類而是正之刊二  
十餘卷重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藁之義流俗有近

名之嫌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為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馬公自叙其文以為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為諱也先生脚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為甲集後序端平之元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清漳文會錄序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教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說聞者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瑤編寶帙之文採摭乎裨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諭閱議而以已見斷之所至舉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吾道之輕哉漳為諸老諸學之地風教所漸傑又輩出德載母謂邾小而易之解頤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臘月序

故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  
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為關洛學潭於道猶  
沫魯而近獨未有疏尊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  
故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涪鄉遷縣學於東南隅淳  
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  
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眠闕洛嘉定己卯邑宰林  
侯得中實來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為舊甘嘗慨然嘆曰  
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  
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瞽宗祠典必以次  
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  
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  
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諧公忻然出帑金捐  
材木從憑其決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囑某為  
識某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  
於五峯先生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為本而敬以  
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

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  
所務式而問巷小民亦相戒不為不義至今經行之地  
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困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  
功萃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來公卿達官  
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  
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  
用竟以排擢貴去國一時祿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  
風凜然士之藏修息游於斯者盡知所擇矣俟三山人  
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  
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  
上景行行止歟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  
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  
侯適復于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  
元隣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為新學樞密

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既逾  
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來領郡簿書細故不暇省  
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  
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  
矧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為耻  
黎洞亦遺子來學每季改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  
顧居老若歷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有祠外儀門  
內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帑湏百圮具舉增元前  
規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  
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計震以書述顛末求某  
為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為之  
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為之新  
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僭人而人亦以  
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  
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僭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  
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僭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

今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  
春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輒應  
自今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  
猷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侯所以朝  
望爾儋人之意歟侯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為政  
郡舊有歲發官網官以卑強覈之吏吏轉以病民侯悉  
以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永為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  
學之後尤闕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為之書仍系以詩  
曰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蘓長公  
戴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宮惟以舊宅誰  
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  
二千期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  
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芣龍躍雲從鶴鳴子和  
我歌此詩為儋人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官無小苟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寬



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為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為之令省長沙東尉謂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為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初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廨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廨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厥壤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為之不寧君始至僦居以居亟請于州丐遷于閱圃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楹糜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戶無分毫擾皆君出力為之獨有朴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為采棟榱榼者四十株樂輸之相其用解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解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為難世之官官顯宦月俸盈車尚間有視官守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夥警推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虛日居官者懼不給命

不免于戾而何堪比後今君費已以寧人勞今以佚後  
其心榮榮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  
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  
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  
心不改為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  
解地則更<sup>於</sup>而為剛燥矣室則更偏隘而為高明矣  
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不利于民者悉稟于長而  
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葺觀政  
則尋君之矩獲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於君今日之所  
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翩然  
而去寧不愧見於壁門之記云

###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  
為之記堂久而圯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  
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  
記并詩卷授其姪王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

今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頊異子其為我申誌之  
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  
志也留君先世勗敞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  
浸遠屋老且蠹視肯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於前  
人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籩中  
之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籤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  
之首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  
堂雖不為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  
衍也茲非善於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  
其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為溫厚之氣  
主仁為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己風之  
於閨門於黨之間而達其道於天下仁之始也為父者  
慈其子為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  
親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克之則化一鄉為  
通德大克之則薰一國為善良又大克之則可使天下  
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魯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

曰宜兄宜弟記禮者釋之以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宜南命名言  
言外之旨或者其在茲乎

### 清芬堂記

惠安謝桂卿娶赤湖鄭氏其水翁於其所居敞一堂制  
度甚右下植桂一本甚蕃上書清芬二字為扁甚澤蓋  
取鄧公肅岩桂詩清芬一日來天外世上龍涎不敢香  
之句鄭君知桂卿與僕原善呬之求文為記僕語之曰  
子不觀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為氣清花發而  
黃黃之為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菴而香  
聞數里吾嘗比德於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  
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馳於名采薇餓夫高  
風萬古故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於世者宜  
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塚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  
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行以大清之功用  
於是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為後來之秀繼自今必

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皎而為一身之芬  
必能取巍科躋膺仕采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為一  
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畫龍之旂勒勛函  
牛之鼎而為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  
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  
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  
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  
所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  
雷之境涉樂昌之瀕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答間  
關萬狀甫抵於潮突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為衿  
佩師自出餐錢以優廩餼崇孝悌之行興禮遜之風眎  
翁于蜀方充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鐘感召氣類相求  
四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邇源揅本實公玉成潮  
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眎經祠岡敢少墜韓木葱鬱

為公甘棠韓山岩堯為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  
沒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  
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為至寶而有民社於茲  
土者顧以簿書期會為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  
以悠悠視之今孫侯為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敞  
四齋之高閣於仰斗之旁為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於  
壁間與斗爭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為心其孰能  
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  
公以直諫取忌於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  
所得而致道也者廼公之所獨任大厯正元間文士相  
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  
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  
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  
道何如哉使公少誦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  
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  
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

功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風而來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某為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異端孛彗乎吾道兮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局邪熒惑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舐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盖斗絕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籛弄乎月珠至今文物鼎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徒為此堂 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廣君遇鄉至官之三年出已俸治所居解廳事之東為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說詩者曰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栖集而日出扶桑杲

景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啄而鳴有不容遏止之者士君子秉清忠耿亮之操平居則愛君憂國如藿向陽立人本朝翔而後集則言極諫表表然以風采厲一世皆此類也君蚤游帝學有志事功既第來尉茲邑不敢鄙夷其官夙夜振職行好事如耆欲爭人命如捄頭然僕在幕府時見邑民有周氏者誣其從叔以大辟又有蕭氏家二幼子游水而溺或許其後父弃殺之二獄一時併發君被檄往灼見情偽義形于色曰吾為囚求其生得之矣於是抗章臺府力辯二獄之冤許者以危言相恐君不為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囚拜於庭感泣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非君之謂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唐陽城為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師



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嫻訓士民而為之  
俺屬如黃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為集而鳴焉僕  
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為之記

泉守真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睢雒者寓於福于泉  
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  
初隸于南郊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  
藩楙按舊籍至慶元已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  
稀而有僧牒之頒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  
幾迨仰食益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昔有司者顧從而損  
之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為福  
州通融相濟未覺其乏二三十年來公田多隱占而常  
賦缺商船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隣邦之財以  
補不足者又第朘減而計口需俸方日來而無窮研桑  
復生未易為計郡縣始以一切從有有預借有重催甚  
至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產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

詔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稚耄裹糗郊迎如赤子  
之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  
春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單諸帑猶不贍公為之無然  
曰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嗷嗷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  
民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濟茲費玉  
音愈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為之狀會上親政戶庭  
無壅仲冬己未除公帥閩庾申有旨悉如初奏德施  
霈然財似天雨合邨內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

恩眦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啓行知宗正  
事彥侯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干羞百體一時之賜也而  
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  
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  
益立石於邨庸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  
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賦以佐大農  
用度廩廩馬懼不給於命令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  
之不易反徼惠於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人得

於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  
無所不用其極而親親仁民之道公昔在經筵嘗為上  
懇切言之上知公心久矣故至而是言易入始公之未得  
請也朝夕焚香嘿禱寢食為之不怡暨命再不喜見  
顏色先是屬籍齒長而未益俸若嫠獨無所歸者今皆  
使之遂生生之樂然則上從公請愛技業以庇本根其  
仁如天繼自今相生相養於此仁之中要當體上之  
仁所以愛我者而厚自愛焉母竹非母悖德母狎宵人  
其行已必慕間平之行義其事上必効且與之忠敬庶  
幾無負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  
於戴履云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磔七聚騷動永春  
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陽於是嚴保障警斥堠  
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  
仙遊鄭侯鼎新實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彫弊侯乃糾西

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搏裁費用之浮冗暮月  
間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補以官俺司庾事日繫民瘼  
怒焉如搏噀蘇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  
臺欲帥屬邑各立倉時糧榜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  
議於四十八縣縣皆縮胸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  
計赤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層庾別以  
仁議禮智信之號宇於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  
米翔貴減值以糴椿其鏹俟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夥  
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為可書蓋自邠之積  
申之時不見於後世縣鄒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  
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駟疲民輓餉于  
道頽肩雷腹累累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  
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  
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  
若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下交相杆格之故正坐於  
周官之以公戒私大學之以義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

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  
已出而以下僚出信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應  
之不曰衆皆遲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  
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  
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於潭規畫燦然垂惠  
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廨有  
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  
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  
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  
為余諳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緝續之俾  
勿壞侯繇太學登登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  
有聲云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  
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為書扁以其婿  
洪思義於余為中表求文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

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  
憶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  
一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勦萬  
狀及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稚駸求欲無  
厭壯怙血氣與物為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  
息也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俄頃文作飄馬歛馬觀不  
容瞬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  
來若號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  
息也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  
者相剽相擊相靡相及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  
和調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酌  
世接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惟之元求  
我之始復與造物磅礴為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  
生長相門壯歲就舉覓官輒不利乃頓悟而浩難曰是  
皆伐我之朴素而溷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  
失何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娛暮日

而以息名之非真有見于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  
等千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為息而不知公以不  
息為息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  
之刻雖存而劍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玄冥參寥  
之徒

盤隱記

溫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為堂名以盤隱  
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  
榜其山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奇觀不一為清玉峽為  
清雲軒為山齋為雲谷為學稼為雙清為環翠為梅關  
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地四面  
皆山葱翠欲滴有騰而薄太虛者有俛而瞰重  
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釘鉸者有吐吞煙霞如饋餉者水  
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蚪修竹如  
琅玕醱醱堆架芙蓉出水深紅淺白如妃嬪之粧繞砌  
芳蘭萬木異香襲人如佳子第雲天梅花盛開清標雅

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築宮也陳君以瀟洒出  
塵之姿徜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  
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心隱而身未果於隱耶抑  
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為品丁舊家登巍  
第躋貴官者代不乏人矧今棟莠通籍於金閨葭莩疏  
華於翠節閥望岩堯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  
於學功名富貴來迫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  
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  
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犁雨一旦投綸釋來而  
興姬復漢如取携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綠野而友化  
人游洛園而傲造物回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  
虛之一雲者此士之終于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  
非君之蟠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綠野洛園乎君毋誑  
我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  
有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為之  
記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今丞茲郡宜有一言識之余謝之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諭于衆所士之致遠於當世者器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為不朽於來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漳先達繇進士位公卿侯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二人焉元豐之吳公可權與紹興之高公彥先是也吳為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憇憑見之吳義形於色曰吾遇張公於於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高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廩廩乎古之遺直嘗語其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自國初至今比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則今已第之羣英與方來之魁人韻士盍知所興起矣其始受教於西山真先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戌續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溥祐癸卯而後嗣孫蒔囑甥王邁為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為第一從古靈先生襄游時墻屏問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熙寧王呂銳於變法道路以目先生屢為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德聽之先生詆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婿間宜諫上之不然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說邪說也以正闢<sup>道</sup>邪說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為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罪遂為所惡暨鄒道卿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

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贖劓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  
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召曾布牢籠之以助已公守師  
說不為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  
日熾端人莊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徽廟舊學  
僅免竄逐竟抱祀天之憂薨于亳葬于常之宜興朝廷  
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藥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  
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  
秉掾而還遇風濤洶湧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  
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于險既歸仙遊每食  
心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  
然為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諄於馬鑿夏  
畦之鬼乃捐俸割地創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  
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  
錢塘有子氣既而言驗携與偕來是為開山之祖鑄鐘  
累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  
揮劍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劍之痕隱隱浮於蹲

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為祠先而亦為四方水旱禳禱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三之義人極之所以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茲乎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為趨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為戚欣蓋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故未嘗染劉輿之膩而污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禮事七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之雲故揭名妥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苦見恍乎聲咳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益之以道家之說若祭之隣於非鬼語之涉於恠神然因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二公姓矣出乎其系者露穎於童科充賦於國賓策勲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培其本疏流以後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

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傳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  
使來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通夔漕公諱謙受  
字冲亨道院之址載於傳氏之質劑歲自輸租于官住  
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迺  
傳知琳所董云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六

啓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

宋 王邁 撰

少而好賦嘗見齒于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顏于文屋偶  
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於師既  
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為美美談  
已當之獨有慚色伏念某箕裘晚出門戶早衰綴文幾

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  
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  
屋著書謂若無所用於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  
花之近日陡覺激昂認揚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  
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為文  
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  
少寬朋舊亦憐其纒遇請言倖倖直有黃緣茲蓋伏遇  
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已  
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為觀駕致令公麼再預甄收  
某敢不益加駕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  
行歟鴈序聯飛佇見齊名于鴈塔龍門高遠未知誰占  
於龍頭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袞非  
榮竦觀揮灑之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笥  
為玆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

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墻况有如師生名位之絕嚴鮮能畧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羣之彥方受特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恥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圖以華其歸灑飛鸞之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托身爐鞴之間人欲天從果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輒辱閤人之見辭自蒙恩錫第以來至東擔言歸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

將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世何其行色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蘓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在我公茲蓋伏遇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廈千萬間之庇致令么麼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義大閑當勵立身

之戒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啓

賜袍文陛躡居桂籍之上游琢美鄉庠重費荷囊之妙  
墨人覽光而驚訝已拜賜以凌兢竊以周制既遠於賓  
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莆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  
州翁承贄為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為郡  
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鰲頭或稱龍腹科固多于居甲名  
未見于列丁必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踈不韻學

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蹉跎賣文為活  
浪傳錚佼之虛聲作賦逐貧贏得揶揄之一笑聚子衿  
以授業緩農圃之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  
如許再借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敷陳奏牘空臆盡  
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  
好或譏其過許及竦臚傳之果聽翰鼎甲之先射楊葉  
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三萬里恨未學於飛行  
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



審焉敢有怨勝己之心及遠道之來歸荷達尊之獎借  
濡墨發揮抄妙藻命卿植立於堅珉援引前修激昂晚  
學金如山莫償一字之直亶謂至珍丹點鐵而費九轉之  
功豈非榮遇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作地行仙游戲詞  
林執千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之榮身如  
一葉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舉世之浮  
沉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蕙蘭不覓句餐杞菊  
以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而  
為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賴依歸而鄉  
曲寒畯先叨齒錄某敢不勉所未至聞之斯行誓堅素  
節之水霜無負高評於月旦仕惟行義決不為溫飽之  
謀實必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

謝殿試編排官聶侍郎啓

數先執於慈恩之塔希若辰星稱門生于通德之鄉恍  
如霄漢昔登堂不果恐涉營私今假道過歸將何辭謝  
僭飭尺箋仰呈丈席恭惟某官日未東即收于巍第江

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毫妙思源泉之出地所庭抗  
疏精忠皦日之在天不由介紹而結主知徑躡清華而  
登從橐劊裁國用鄙夷管晏之近功經畧中原隘小孫  
劉之故畫詳審乎事機之會更閱乎理義之多謂如根  
本之先強則于恢拓也可待蓋知彼而不知也皆料敵  
之淺謀必能發而又能收濟時之遠畧屬北方之警未  
未息而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為雪山  
之重至則事權之牽制加之饑卒之跳梁身持尺檄以

直前惟知死節神叱的盧之一躍遂獲生還浮言何傷  
乎日月之明雅志已抗于煙霞之表携諸郎于謝墅會  
名勝於午橋耆英之會狄公方春秋之未艾中國即相  
司馬寧朝暮之少淹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活元龍  
湖海之氣少也勃然司馬山川之游今其倦矣為有阿  
嬖之養漫從舉子之勞兩玷鄉書一塵春榜迨奉黃廷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痛國論之未  
一憫邊釁之方開惜諸將多陷讒言乃援子儀之事議

宰相當存大體恐貽王吉之譏雖清朝許竭其愚衷而  
時論或譏其太訐發矢將穿于楊葉及的輒差乘舟已  
迫于蓬萊為風引去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  
輸副本既不上於中書賤刺亦羞通于光範至謝知己  
皆後衆人俯仰何心升沉付分謂今得斗粟之祿可以  
無饑豈不勝布衣之時難乎一飽茲迫瓜期之戍方登  
荷橐之門如亮其今日之來非為炙手當賜以片言之  
誨庶使書紳此身已託大治之中他日冀軫遺簪之念  
但不負於素學是謂報于異知雖禿千毫莫殫一感

見江西真帥啓

平生漫刺懶趨金張許史之門墻遠戍遷車願識杜范  
歐韓之人物雖匪在受察受容之數實久勞起敬起慕  
之誠謀三釜粟之未皇持一瓣香之為急竊以百年榮  
悴同歸于盡萬世議論有是非想孔光張禹之諸人  
尚有餘臭讀李膺杜喬之諸傳至今耿光方當淪胥於  
流俗之中而有特立於時賢之表稍具識見皆知依歸

恭惟某官大明若揭日月而行細行亦通神明之奧明  
體達用傳心程氏之諸書開誠布公尚友孔明於千載  
在閨門則怡顏養志立朝廷則正色責難鯁論危言興  
起南渡積年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列聖在天之靈

原本闕

通湖南葉帥啓

輟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召歸之命着從事之衫而入  
幕得為末席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下賤子終身之  
遇否仕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氣大而  
養以剛道高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  
科名曾收功於藥市守命義之大節為出處之宏圖鳧  
鳥橫飛鴛鴦行增重考容臺三千禮司薙甚閑為冊府第  
一官采芸有味方在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  
交一賢峩豸以當前衆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  
電擊於姦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  
後紬祕史於金匱石室尊正學於廣廈細旃履聲上迫  
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閩閩利源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

人耻之不待去於三宿此舉盈庭之色動未幾前席之  
恩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潭府甚淳古分少  
陵嶽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湘川之句政成而棠  
陰密訟簡而鈿笏稀然當遠郊營壘之相望豈容明堂  
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奏最隱若長城在一席之久虛  
行膺顯冊伏念某晚未見道窮座為儒百戰蟻酣敢望  
錐囊之先露一朝臚唱濫叨鐺脚之後塵父纒尚青而  
復還母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悞  
辨者為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為油幢底之新吏始  
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  
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幘幪之歸庶追官箴可諧親  
養烏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相衣鉢之傳竊有  
心於范質瀆尊冒昧拊已凌兢

賀鄒帥給事啓

綠印籍綸紅牙易閫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  
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閹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

某官道傳至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  
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鰲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  
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義之大閑方鼠穴權門  
趨者成市而螭坳直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紘時方  
多事獨衛出疆之壁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  
不批勅鮮有如何郊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鄒浩而  
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國事日新比貞觀初年之何  
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  
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業桂之婆  
娑久留春脚歡聲無地可著最課為天簡知太史夜占  
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趣衡岳之雲開寶閣陞大學  
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  
用之有階蓋當陰陽消長之交未決戰和依違之策春  
秋復讎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  
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  
司馬而答之初立本竒更好黃花之晚節儻來不計直

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槐楓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  
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  
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現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為  
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隣壤之諸生得為油幢之  
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况  
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  
儻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  
憐臭味俾託幘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異眄因主  
可以信容竊自激于懦衷

上王侍郎啓

少而抱槩久瞻魁宿於璇霄壯也彈冠行覩德星于珂  
里雖素於左右殊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敬飾  
訥詞僭千巖分恭惟某官任重而道之遠表粹而裏則  
剛方在韋布之時已負搢紳之望紫府點頭碧雲章句  
號閭苑之謫仙素玉喜色黃甲科名協湘川之佳讖剔

蠹芸館舍香錦闈翠節朱幡幾沛黍苗之雨紫薇紅芍  
曾依香案之雲方為景從以小留乃厭承明而丐去十  
連為帥力蘓凋瘵之氓五嶺皆炎變作清涼之景胡然  
為衆所忌正生其名太高一壑來歸六丁莫攬髮為憂  
邊而半白心思報國以常丹冠公不入中書莫答遠人  
之間裴相方遊綠野其如柱石之衰佇下綸音徑司國  
柄伏念某弱惟殖學貧只賣文固嘗感慨于事功其奈  
間闕於場屋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未第書名何  
惜避人之三舍來傍蓮池之漫仕已驚瓜戍之過期胡  
遲其來蓋恐素宦之無譜或贊其決以有達尊之可師  
惟願矜憐臭味之同庶有終始幷蒙之托俾遂親養得  
追官箴揚儀之無材力之可稱正深凜凜宓子賤待老  
成而後決尤切拳拳

上趙漕啓

汝陽真天人久遡高風於臺表湖南多賓客乃容下士  
於幕中以拳拳遵敬之年深而僕僕趨承之日淺撫躬



幸甚投贄先之恭惟某官氣蓋諸公眼高四海守清獻  
之節風流醞籍之猶存游晦公之門師友淵源之甚正  
自摘髭而收魏第即策足而上華途一進屬于曲臺游  
陞班於列寺伏正論以主天下之善類持定論以決國  
中之大疑皦皦然獨立而特行譎譎者旁觀而相忌把  
一麾于漳水即日請行泐萬頃之恩波至今遺愛莫摘  
徧持于三節平反最審於五刑太倉粟紅以義為利園  
扉草綠使民不寃此皆平生學問之設施是以所至規  
模之卓偉况西北之甲兵未洗而東南乃財賦所須萬竈  
雲屯千艘雷動咄嗟辦事已通木牛流馬于淮甸之區  
慷慨澄清直掃封豕長蛇於河洛之表使盡忠為國皆  
執事比則何至以賊遺君父憂給餉第一功論封當先  
於蕭相弄印凡累月熟視無易于趙克伏念某地寒無  
媒天賦不韻精神耗于半生之燈火習氣磨於百戰之  
文場叨第僥踰繆處陳樓之右量才短閣慚非溫石之  
流父氈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駸駸迫戍稟凜

面墻居常慕我公于方冊之中今乃陪屬吏于旌麾之下惟俯憐于臭味庶稍追于譚呵未識劉士安已習教條數千之外既見趙文子或陪筦庫七十家之聯

上陳漕啓

伏審庾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三年翹英金甲今衡岳雲開之旦增煥綉衣黃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共惟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則古出處語點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

聖人之耦及直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胡勇退于中流而乃甘斜飛於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周詳于田里乘輶察吏精神鎮壓于山川歡聲溢于道路之口碑實政紀于山林之野史時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歛散之有方易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飢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歛民而足用度亦前賢此

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于相孚雖皇華未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謬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惑者之肆譏及三薰三沐以來前荷載笑載言而加侑既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巖寒士之依主人倘許一辨香之請小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賀陳倉啓

比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徃周諏嶽后擁蕩蕩以前驅湘靈聞先聲而起無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碧流恍憶爐亭之

舊橫經朱邱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  
閱人才於冰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  
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  
留行與其負枓方鑿扞格於中孰若大纛高牙從容于  
外况在衡湘之地重當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  
綸而臨遣東南之方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  
湖唇齒為時一出寬上隱憂寒帷皆起發之方攬轡即  
折衡之畧必有偉舉以悚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  
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  
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  
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  
水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  
為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至上官亦嫌其許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  
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  
養敢昧丘山之思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

之遇如有知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啓

出綸闈闔乘博湖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  
輿奉太夫之之養增輝輜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  
杯而相賀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  
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十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  
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  
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  
改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音事  
詭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  
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勲於泚水施坐嘯於衡陽藹然  
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  
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日暘而暘日雨而  
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廷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持  
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迥於  
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

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岷而粟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悝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者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達甚於隣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軫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諭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上趙帥幹啓

歛社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塵綴員蓮幕之下察行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恭惟某官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體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維

昔上臺為國元氣展咸池洗日之手了不言功格列廟  
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穎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  
津臺閣之登而肯翩翩斜飛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  
不瞬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  
春風杯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難公豈久外與其  
以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專  
城使遠人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勲績於  
旂常伏念某以有書癡幾為儒誤著鞭不早每憐髀肉  
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葦  
面墻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衣歸出示誨書之一二  
併寬鞭策俾託幘幪仕大國而並英傑之游預知幸矣  
敬長官如在父兄之側願進教焉

上趙帳幹啓

天族東英霜臺贊畫蘭茝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芙蓉  
八月之方酣驩迎入幕已辦慶筵而未貢敢圖謙櫝之  
先施恭惟某官胃吞石渠舌瀉雲漢追河間于千載上

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日未  
東即收于上第斗以南莫載其英聲不泯泯問津于臺  
閣之登乃翩斜飛於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於  
昭潭觴詠賓筵俊語增雄于嶽麓臺府以之為重寮屬  
賴其有師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迫逐歸歟  
侍金馬之班如某其人何用於世宦海方航于一葦面  
墻誰指于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以鄉人之喜規我以善  
庶不為吾黨之羞

上潘帳幹啓

星臺重望皎然連壁之相輝雲幕下寮甚矣獨竿之濫  
吹行深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恭惟某官寶婺儲精  
珠庭挺異蜚大聲于斗以南之地聞者警寤收巍第於  
日未東之天易于拾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  
一班人方慙慙于要津公獨雍容於賓佐飛輓之無虛  
日畫婉婉者居多書檄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辨以霹  
靂之敏手佐賢明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鐘鳴聲實



相扶則珠明淵媚賓筵觴詠名章發岳麓之奇漕計平  
章清節映湘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轂者載涂畫  
諾笑談暫此贊木牛之算功名迫逐歸歟待金馬之班  
其門地伶僇性天此齷齪着鞭不早每憐骍肉之屢生捧  
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于一葦面墻誰指  
於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悻懜之託苟逃瘴曠  
詎味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章而失措先覺之于後  
覺願請掖而來前

與湘潭監酒右弁啓

為米五斗而漫來何裨婉畫有醞三升之可戀獲綴英  
游賀上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沉酣方虎之略糟粕  
孫吳之書暫韜厥光來隱於酒雖養高此地不妨弔靈  
均英魄之獨醒然右武之時誰肯持將軍告身而易醉  
小而投醪士卒大則作醴廟堂行且見之非為佞也某  
寒酸可笑艱苦備嘗來傍蓮池陋矣斗筲之器粗營菽  
水苟焉鍾釜之謀幸甚同僚之得賢先拜高文之有味

自此作乞漿之請願一中之何時定飲耐之交永為好也

與醴陵劉宰啓

行役三千里來依幕府之芙蓉入境第一程首訪河陽之桃李先睹為快以名自通恭惟某官籍甚月評穹其天分七略總百家之緒世美可尋千年六一翁之鄉風流未泯裹以冠裳而不任直於翰墨以策勛神人換鼻而許以正郎朱吏點頭而卑以上第游游叩荅慨然忘蜀道之難繼董布泉去又作雪山之重合即坐三館之上矣乃庶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劘刀於肯綮了無留難寓撫字之意於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盖大馮君宜春之遺愛今猶思之而魯仲康中年之政聲雅亦稱是一同幸甚三異藹然行膺黃紙之除書更與青氈而出色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幸假道於名區有指蹤之素宦願出緒餘以告用

為畫諾之規豈無同儉之盡心不若先入者為主仕大國而交英俊快平昔之襟期在武城而聞弦歌動書生之技癢

與湘陰李宰啓

子來幾日方依幕府之芙蓉彼美一人勝種河陽之桃李未教墨卿之敬乃為籤府所先恭惟某官闕冠雲霄胸羅星宿家豈不置文選耻爭寒士之科名世皆稱有天才宛似謫仙之風骨自初膺仕總是名藩勾稽餘閒詩思蜚駁於滕閣平反一笑陰功瀰渺於吳江憑鐵甕以餉師向金閨而徹籍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鑄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劂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魚鮮琴一彈而一韻改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政聲滿湘之南作諸邑樣召節自天而下登要路津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元龍空有湖海之氣司馬倦作山川之游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儒科僅竊於

還丹世味殆如於嚼蠟冬已告戍夏方抵官胡遲其行  
蓋恐面墻於泣事或替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能矜  
臭味之同必不吝箴規之誨公餘交贄已窺君之一班  
何日盍簪併授我以三昧

與湘鄉林宰啓

君乘車我載笠憶輦轂之相逢客遺魚中有書喜湖湘  
之共仕入蓮幕方數日許望華封隔一水間修敬辜遲  
廷對策安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  
家聲不斷書種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文詞固嘗於科  
目以策勛乃耻與孤寒而爭進取名廉甚不妨蘭菊之  
芬芳公論歸之合看蓬萊之步武乃飛隼鷁來宰一同  
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劓刀於肯  
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  
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暮年報政之優作諸邑樣一  
札自天而据要路津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大廷  
對策安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

月戊瓜之已及夏初行李之方安胡遲其行蓋恐面墻於泣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矜臭味之同尚記游從之舊必有忠告俾宦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官譜之緒餘

與寧鄉黃宰啓

居桑梓鄉相去一牛鳴之地入芙蓉幕孰知隻鳧鳥之聲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識高曹子學到儒宗筆搦虹霓呼吸鼎山之香氣名縣日月崢嶸壁水之上

游漫以毫芒見之施設雲深紫邏大所居一尉之官草鞠園扉少亦活千人之命蟬蛻七階之選調鵬騫萬里之脩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劔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濯水而愈鮮琴含風而有韻驩聲無地可着溢為薦禰之章最課自天簡知行有微黃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翰鼎甲之三壽初仕乏錐囊之一穎面墻必矣指蹤誰歟惟大邑可以庇身而鄉

人喜於見似願出忠告俾宦官箴相弦歌之聲忽動書  
生之技養俟騶哄之至拱聆縣驛之緒餘

與新攸趙宰啓

湖南多賓客漫來着從事之衫汝陽真天人何尚墨男  
邦之綬未辦赫蹠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  
派接天清名垂斗燦去河間東平千載得其盛心追太  
白長吉諸人與之並駕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  
一班瀟鵠灘頭早協竒章之瑞識松槐叢裏優為斯立

之清游諸公挽之身衢薦墨紛乎盈篋便合在六察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  
瑟縮明執事施劓刀於肯綮了無留難簸揚而糠在前  
更張而琴有韻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最徹於天好  
布鷓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弱惟殖學以代耕貧  
止賣文而為活忤時對策分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  
無補碧油之一畫所賴臭味之無間當有教詔以相規  
見君子心則夷預知免矣况大邑身所庇竊有望焉

與益陽尤宰啓

佩服家聲願識梁溪先生之高講聞縣譜熟之連城茂  
宰之才彼此因王事之塵勞往來畧世俗之苛禮將謂  
相詔以肝膽胡為未忘於形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恭  
惟某官秀無可揀敏莫能追宦學典刑世有甘棠之芴  
風流醞藉人如濯柳之標篝燈誦有味書下筆作驚人  
語歷仕皆膺馳聲甚休諸公挽之身遼薦剡紛手盈篋  
便合登六察之上矣乃庶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  
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劓刀於肯綮了無留難  
訟息而銘筭稀政成而棠陰密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  
高秩滿朝天好布鶴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  
屋以哦詩嘔肝不怍倚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來傍蓮  
池苟營菽水惟是平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媮媚之粧  
幸大邑可以庇身而素官宜於問政必有忠告俾這官  
箴想像弦歌頗覺癢書生之技闖聞騶哄願降見君子  
之心

與長沙陳宰啟

入幕依芙蓉方陪州從事之後滿縣栽桃李喜聆鄉先  
達之來昔願見而未能今相值則甚巧敬憑尺鯉徃白  
雙鳧恭惟某官天分穹然月評籍甚呼吸三山之秀氣  
發為雄文染淩百尺之高樓俯視餘子取科名如囊中  
物試政事有肘後方絲筆平反少亦活千人之命剡章  
吹送多其吐三語之工趣覲清光徑陞華秩便合坐三  
雍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  
相顧瑟縮明執事施劓刀於肯綮了無留難行將寓撫  
字之意於瑟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府邑甚淳古必有  
三異之可書朝廷半老成非久一同之借重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少嘗慷慨於事功壯則間闕於場屋大廷對  
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謀  
親養已過戍期胡遲其行正恐素宦之無譜若有所恃  
必得大邑以庇身倘妄年許以締交則暇日必有忠告  
一畫一諾僕焉方俯仰於人有社有民公也當施行所



學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依芙蓉而泛水方陪諸從事之游去枳棘而栽花知有  
貴公子之政辜遲告至顛倒先施恭惟某官敏手莫追  
清標特立傳濂溪之學源流河漢之深長生清獻之鄉  
氣類霜鐘之感召方露厥穎於政事已雷其聲於搢紳  
人之為言以身立矮屋而稱屈事當其會有不善製錦而  
見傷方當路弄印而熟籌謂執事改絃而可理果能  
支歌補罅頓使易聽改觀簸揚而糠在盤前錯而器愈  
利縣自有譜想得諸家法者甚詳時正需材真彼周  
行而後快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  
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分輸黃甲之三籌無補碧  
之之畫面墻必矣指蹤茫然辛巳締好文放棣華獨  
未一瞻於芝宇闖聞駒哄願降見君子之心想像絃歌  
頗覺養書生之技

回湘鄉黃尉七啓

輦轂相逢猶記洒慈恩之墨湖湘始仕同來着從事之  
衫以幕府文書之方殷為少公翰墨所先辱倒置太甚  
不敏何言恭惟某官天分穹窿學力宏毅使國人有所  
式太學稱為樣之文思天下猶已飢微時已試活人  
之手科舉惟垂於蝸餌場屋如擲於雉盧妄男子僥倖  
成名一戰而霸真將軍偃蹇不偶七縱乃擒方以格拘  
暫焉仙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撒一縣花必預於裁陪鷓  
鴒雙飛好報金灘之瑞孔鸞齊列行通玉陛之班某讀  
書不多合世更寡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復  
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同盟必不金  
玉其音時出藥石之誨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  
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回劉縣尉啓

蓮池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梅市風清喜有同年同  
官之好未辨赫蹠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月評增重世有甘棠之笏家法典刑人如擢

柳之標風流醞籍自摘髭而收上第合策足而登華途  
胡以格拘來為更隱五色棒定優於巡徼一縣花必預  
於栽培早晚好音喜報鴻鵠灘流之瑞權輿大用頓增  
雲龍閎闊之光伏念某讀書不多誥世更寡忤時對策  
方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何輔碧油之一畫既素無  
巧宦之譜又不為時樣之粧正賴同盟時賜忠告州縣  
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  
業

田縣丞啓

命錫芝函權分穀璧鷹鷺以行進方驚貳令之威鯉魚  
從遠來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函謝反遲恭惟某官  
續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負鄉先生之望私  
淑者多奏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倒蔗既入佳境寒花  
賸有晚香俯為涉筆之游來贊鳴絃之化哦藍田之松  
而有味紉楚澤之蘭以自馨余不負丞丞負余能使花  
封之重已不即人人即已趣歸柳院之班如某其人何

庸於世少徒有志文場親被於百創壯不如人官海纔  
航於一葦揭來蓮幕密邇槐亭不徒降識君子之心且  
有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  
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彭簿啓

熊湘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鳶枳風清喜有同年同  
官之好相值甚巧先施過隆恭惟某官毓秀孝子之門  
蜚英詩人之社誰不登第鮮有書黃甲於弱冠之年等  
是榮親爭似舞藍袍於重闈之下膏梁祝身而願學衣  
鉢對面以相傳合便策足於要津胡為低頭於矮屋必  
以素官大所居完洞庭嶽麓之清竒正需吟詠茶竈印  
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  
而至矣某雖在團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望風  
而引領幸甚先登堂而拜名父繼而又倒屣以接英游  
依於之日猶長益者之友可託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  
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林簿啓

八幕幾日方嗟混鴈鷺之行有鄉同年來此栖鳳鷺之  
翼九牧之來仍是其一四同之契好有其三巧哉相逢  
愧甚先辱恭惟某官襟懷瑩瑩不俗翰墨字字有香天  
山三箭之歌笑談得雋燕嶺一枝之桂陸續相傳燈火  
收功之甚優膏梁祝身而願學既換鼻則當在正郎之  
選何低頭而又居矮屋之中豈洞庭嶽麓之清竒正需  
吟咏而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  
之鋒車不旋踵而至矣某雖在集所畧識英標未握臂  
以論心久溯風而引領比過江西訪芝蘭之友知於門  
下為瓜葛之親此來龜篆之方交已喜車音之至止州  
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  
之業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七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起自潭州觀察推官至  
調浙西安撫司幹官作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書解啓

老子杖青藜方策勲于群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于一編  
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後  
學有師恭惟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雋出處名節朱虛侯  
衛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陪京

之管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于凝香森戟之間不廢滴  
露研朱之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文已通三  
畫併吞于天上謂羲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為一  
人訓易而以神明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言象  
付六十四卦于筌蹄即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羣書之  
作于洪範則首及君臣之正分于中庸則先明忠恕之  
同源渾融一貫于胸中脫畧諸家于紙上讀論語知趙  
中令願致太平談孟子異王荆公恥規近利造好學躬  
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傳下  
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章性道又得而聞元帥閱  
禮樂詩書于今親見著述尤多于丁部敷陳上達于乙  
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事業舉三代之隆宰  
相規模建萬世之策某猥以謏聞共承大惠非桂樹聯  
芳于二陸而蓮池趾美于季方鉅冊高文方進徹細旃  
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圭竇之中方精神昏耗于吏塵  
使心目開明于理窟即獲多聞而又多見未識異人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得異書心愛太玄莫預弟子侯芭之列手編文籍願書  
門人李漢之名

謝趙漕啓

父生師教之身僕不輕于所託德進言揚之選公何取  
而見叔既不常親炙于朝夕之間又不能借助于左右  
之譽惠出非望始聞猶疑乃以剪拂之過情竟謂強毅  
而有立玩誦至此感慨久之直道而行寡與世合中人  
以上猶好已同鄭公良尚恨義方有太直之操曲江賢  
相且嫌疑之負苦勁之名如某其人何足比數昔嘗吐  
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  
斗升之祿粗奉甘旨方寸之地可負神明位卑而言高  
才疎而意廣圓為卿方為皂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  
弦曲如鈎亦各隨中心之所好泣官雖久無志可行居  
常咄咄書空見者徃徃下石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諤誰  
或助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嘻其甚矣敢謂囊錐之  
末露亦蒙銀管之特書向非大量過人如王文正之待



寇平仲盛德容物若婁師德之于狄梁公則將不免於  
見尤何況敢望為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名節皦如霜日氣  
義薄于雲天將解佩以還朝猶焚香而荐士懸鏡於此  
媼妍凡閱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此舉庶幾公  
道高風可激懦夫于養疴之際得之其起廢之功大矣  
抱茂宏之羸疾猶幸耳墜得淮南之仙丹頓欣骨換寒  
谷暖生于吹律親庭喜至于加餐某敢不勉所飭修加  
之涵養祈不背師門之訓惟勵初心願言開賓閣之時  
無忘今日相期者遠際見乎辭

回林監倉啓

宸扆出綸師藩司庾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今而  
後倉氏之官不為卑冗罪遲展慶倒置先施恭惟某官  
胄子英游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崔嵬  
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官之譜佩服教忠之言  
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  
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用輕出納可養經綸况當

疆場之多虞正倚積貯以為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  
不足之憂不日綠綈趣奉歲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  
臆盡言決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乏錐囊之一穎比於  
江西訪芝蘭之友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  
之官或可牽連而託契豈惟暇日共觀鄴侯三萬軸之  
藏祇恐匪朝已預文子七十家之薦

投帥辯謗啓

微官幕府忽罹市虎之譏大字通衢至有蒼鷹之戒自  
反無慚旁觀謂何竊以下僚之事長官也至難小人之  
陷君子也常易慘慘劬勞燕燕居息敢謂不均皓皓易  
汗皦皦難全動而得謗莫能加之以賊汙之迹則必誣  
之以苛刻之名肆為譁張陰結寵眷諸大夫之唯而周  
舍之謬寡與固宜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相攻太甚  
伏念某癖惟信古樣不入時為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  
於隱員為卿方為皂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絃曲如

鈞亦各隨中心之所好謂欲盡忠於所事何忍相率以  
為欺苟有知未嘗弗言欲通壅蔽未見信以為謗已自  
取踈疑遂令狐媚者旁觀乃以蠅營而加汙高明遇聽  
約束嚴放然某粵自蒞官粗思及物嫉奸吏以浸漁而  
舞法時行直舍之咎憫窮民以衣食而遭刑量減公庭  
之杖倡優下賤抵憲不赦書吏典謁請間不行大則爭  
於階除小則筆於簡牘睚眦之怨交結膚受之愬果深  
有如墻壁之文甚如市朝之撻辱儉竊笑善類驚心固  
不止為一人言非所以令衆庶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尚何顏而坐曹如左右曰可則殺之寧有殞而無辱仰  
惟某官以四方霖雨為一道福星雅志平反喜動慈闈  
之笑粲卑躬吐握許通屬吏之款私願此謏儒待以我  
輩書門板以旌孫戊之直諫是能容之指束枝而謂斛  
律之淫刑豈得已者每於議政之暇誨以有味之言謂  
心貴和平每若昌黎之好勝謂吏師法令宜佩元城之  
良規某敬以服膺力求林過願以十目所視者不待挾

日而歛之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方危疑之地國士之  
遇既有智伯莫全終始之知此情不孚有去而已

上葛撫屬啓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蓮池  
之餘潤先辨赫號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學力又到丰標如玉英精奪婺女之輝咳唾  
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幕府為國重臣安石之薦  
謝元才能是舉吕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

初屑辱司征之寄方禮樂詩書之帥妙簡乃僚謂風流  
蘊藉之賢宜寘之幕排紛剗剗而又不損飛書走檄而  
筆不停宜臺府之賞音羨家連之有譜筦庫七十家之  
薦日即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屈  
嗜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雋武青燈共夜依然  
山澤之臞儒百憂熏心一貧到骨葵邱之瓜已熟雖喜  
及期路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援所幸締年盟之未必  
不靳忠告之言專社有期喜遂一斑之覩含毫莫斷願

求三昧之傳

與鄭給事啓

諾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暖有青瑣闥之正  
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邇倉皇告至俯伏投誠  
竊以貴賤之分固殊氣味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  
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頽波  
或已隔面於紫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緜袍之舊焉有如  
夕郎之貴顯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  
思眷顧十年無一枝之信不責踈狂吹噓已送於上天  
植立且期於異日歲云暮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日望之  
見鄉人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志曲為材館之先容如  
許殷勤實難勝荷伏某晚竊一第繼雁百憂頭顱如許  
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為遲  
遲而行蓋回思棒檄之時哺烏望絕况未有應門之嗣  
舐犢情鍾加以聚糧之難重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止  
或尼之駕馬頗困於脩程今方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

好為捲簾茲益伏遇某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舊  
學黃扉丹地稟杜公封駁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溫淳  
之氣結知密勿哇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  
職久負儒者結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主  
庇民以存心用闢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慶衍子孫某  
是以不願出于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三生遭  
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壯以  
窮堅

謝宣叅政啓

丞弼地巖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  
鈞惟大儒為吾黨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輒陳梗上  
瀆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哀鄭國歌緇衣之風廢  
凡懷才而抱藝皆無地以托身攷漢史於元朔地節之  
間曰儒相則公孫宏魏相而已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  
之酷吏望之不薦而薦龔德而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  
無材能而執政二三人莫為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

蚡之客大而無恥則俛首石顯之門使善類至於失身亦當國不能無責惟我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文穆取人材多夾袋之所畜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或薦能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祖宗擢台輔於儒科協心共濟故人物皆國家之偉器同氣相求每三歎於前芳幸一逢於今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爾雅文章瑞麟掌黃金之鑰倫魁聲望威鳳儀白玉之聲通經博古以為高尊主庇民而自任始者鑿坡給札之對後來瑣闥批敕之詞鯁論危言凜凜主張于國是忠肝義膽昭昭對越於天心旅陟政塗預叅宏議高着眼力審時觀變之慮深堅起脊梁扶顛持危之責重翊太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而相佑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必求助之時為車攻復古之計此勳既集無官可酬罔裨前朝專美魚頭

之叅政將繇亞相徑躋鳩尾之三公伏念某官殖學代  
畊賣文為話頃奉昕遊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  
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遊蓮  
池苟奉菽水豈無膏沐恥為妾婦之容終奉旨甘遷奪  
阿瓔之養春秋之寃宥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  
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  
擬注於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  
重闔門有輟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雖  
素於左右初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儻以氣類  
而相憐庶乎枯槁之立振駕才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  
之經綸駁骨先收亦足勵四方之寒暖

上薛樞密啓

宥密地嚴手握量才之尺量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  
陶鈞况當寵興帛繡之初輒動蟲鳴螽躍之想敬陳梗  
槩上瀆尊明竊惟右府本兵之樞實分宰相荐賢之責  
如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二聖之臨朝



圖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至樽酒以盡歡范儲人才  
如橐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引軾汝礪俱入荐聞後  
皆為數世名臣此可見二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歎不  
謂明時之親逢恭惟某官四海宗工兩朝元老魁磊英  
奇之氣可塞堪輿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為州縣  
小官之日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  
精忠而許國剴裁邦用恥為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  
出於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  
無留難先期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高著眼力  
察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任重幹斗樞  
而北運扶日轂以東升漢無百叅其於時事以何缺宗  
得一薛庶幾王所之有人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  
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必求助之時為車攻  
復古之計此勲既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佇正面槐之  
位脩名不朽留為汗竹之傳伏念某殖學代畊賣文為  
活頃奉昕達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

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漫游蓮池苟奉菽  
水豈無膏沐恥為妾婦之容終奉旨甘遽奪阿嬭之養  
春秋之寃宥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無以給  
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  
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何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  
有輟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謀之心口  
而有禱願以氣類而相憐倘留夾袋之榮當露錐囊之  
穎自知甚審將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屬其餘亦足勉四  
方之寒暖

謝制置辟制幹不就啓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爪戍制垣有命將收買於李蹊得  
此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尺楮往白  
前茅伏念某樸不合時癖惟嗜古初入綠水芙蓉之幕  
實在芳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忠所事慘慘劬勞燕  
燕休息敢嘆不均皓皓易汙皦皦難全幸能免謗奈遭  
家之不造遽啣恤以來歸不能誓墓而保宿心竟復入

京而干微祿繫匏已久食藥良甘黃甲同年半已乘風  
雲之會青燈共夜依然為山澤之臞敢謂元戎特貽嘉  
命將羅而寘之幕使錐之露於囊誰為高明之有此此  
特達之眷茲蓋伏遇某官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  
通於天方在妙年已負遠畧寧皇拔於常調付以邊城  
嗣聖賞其雋功陞之帥閫護風霜者十載凜冰雪之寸  
心居無一念之忘君入具八珍而將母屬殘敵釜魚之  
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身風鶴助謝元之捷  
士皆用命江淮知萬福之名猶不忘寸長片善之搜羅  
蓋將兆登明選公之事業致令公磨亦玷品題某竊謂  
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限吟詩固不能却賊作檄亦未  
必愈頭弱不勝衣而豈解驅馳暗不曙墻而莫知機變  
况自上求下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夫之難  
事張文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後山所以有薄命之吟  
非敢以雙明珠而見還惟別于一瓣香而致敬欲望察  
其由乘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譴公修

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萬里尚期於附  
驥

謝鄭給事應詔薦賢能才識啓

鄉校會文不作華途之夢禁林薦士俄飛青剡之章誰  
為之地以使然殆若自天而下者感深言淺施重報輕  
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又寡初入祿水芙蓉之幕實  
在芳洲杜若之鄉每持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為養豈  
無膏沐恥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彌之養殷憂  
熏灼壯志蕭條居嘗誓墓而出苦辭竟復入京而干微  
祿成瓜尚遠食檠良耳乃開門而授徒姑賣文而為活  
青衫素髮消磨十載之光陰黃卷短檠感慨千年之治  
亂世道隘甚人物眇然父生師教之身為士者鮮知自  
愛德進言揚之舉在上者多及其私遂安分以固窮忍  
狗人而失已敢謂朝廷之法從猶念山澤之暱儒飾敝  
帚以千金韻啞鐘於六律謂生涯盃水假之廉介有守  
之名而習氣草茅加以直亮敢為之譽不特借品題之

一字又將期植立于異時道義合則靡待介紹之求力量大則實異他人之薦古之所謂知己詎不其然士而苟有烈心皆思自奮茲蓋伏遇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在常布之時而有志廟堂為場屋之文而可刊金石自擻芳于巍第即策足于周行司馬無求功名迫而後起敏中大耐官職即之若無新天子學而後臣先皇帝留以遺我談經旃屢陳義格心載筆螭蚘有文緯國陞華青瑣跬步黃扉豎起脊梁自在天下之重高着眼力

博觀人品之精致使么微亦叨收錄某敢不益鞭庸鈍自勵操修若何報塞於恩私惟有堅持于名節此心歸向湜輩安敢叛於師門不日登庸案公決無書于政府

謝京伊舉薦客

重登政途預聞大計回顧幕府猶有遺賢乃函上於薦書頗見駭于衆聽謂如某者獨何人斯樣既背時宦又無譜盡忠所事妄希一鴈之鳴直情而行久犯羣狙之怒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徒恃方寸之無他不狂尺

尋以苟合直鈞落落分甘月蒲於空船翠袖怵怵誰念  
天寒而倚竹寧人不顧恥已自媒此心常質之神明一  
語不謀之妻子敢謂袁公篋積之寶尚歎未盈顧如王  
儉橡樟之材忍令終棄不求而獲始聞為疑及觀寵遇  
之過情乃謂持論之不懾伏讀至此感歎久之昔嘗以  
子大夫之對而見褒茲又以老門生之名而併錄斐度  
賢相猶忌劉蕡之直言曲江名臣且嫌疑之之苦勁今  
執事屢優容于一介其德量殆遠過于二公茲蓋伏遇  
某官昔大臣之盛心新天子良弼八年京兆棠陰正濃  
一時門人李蹊幾滿懸鏡於此妍醜煩閱幾人落筆之  
餘精神在末一點不必論非時之同傳姑自喜晏范之  
全交某力尊所聞自許不叛敢望先華而後實惟當老  
壯以窮堅三十年讀書幸已入士林之目千百人執贄  
不忘下白屋之心

賀趙京尹啓

羽儀卿寺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

在果弄印以授克輦轂肅清紳綏交賀恭惟某官學精  
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竒氣節朱虛侯之耿  
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冰人語  
不能枉尺為清要地而少留甘請一麾指瀟灑亭而徑  
去有上輔畿之最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表糾正列曹  
之淑慝調膈肋鼎習為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  
先寧皇留以遺我眷皇畿之千里畀帥閩之十連少尹  
舊游回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  
將懾鴈鷺之玩而以威繩狐鼠之姦而以法寬一分之  
民力散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驩透碧油之元帥鈞衡  
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  
莖征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  
十二載未書於三考二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  
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  
樞之門墻猶未入羣儉之隘竄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  
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竊傾心於教誨更借

力於提擿莫為之先儻少異象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婦之容

權教謝京尹啓

隨郡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為師之戒十載李蹊之猶舊一朝芹水之復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王畿之學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邇年允為遴選矧當大比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卿大夫之勸駕師儒有闕詎容妾男子之代庖如某者位置最早迂踈尤甚

十一載未盈於兩考二千里未效於微官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累月于茲一籌莫畫燕燕休息豈不謂之素餐斷斷無他正宜束之高閣獨於朱墨應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金管之特書俾即黌官之代匱豈以遺簪之與墮履曾出門墻故由濁涓而入清涇獨私造化嘉與吾黨獲預斯文兔園活計之久踈依然入夢鴉泮好音之見遺應者同聲靜言思之孰主張是茲蓋伏遇某官經綸道大



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象大之都幾萬戶拜生全之德極  
飢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擿伏發姦不用趙張之小智  
虛懷以接寮屬刮眼而念孤寒使公微屢經題品某敢  
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人之惠在好為師自知過分友  
既信乃可獲上益務盡心

通表京尹啓

昕庭對策濫陪王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之幕  
府三重翰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朝碩德  
挺身任重六鼇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  
足自仕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鞅轍周旋之  
殆徧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琢玉仙源一代帝墳  
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略濟時振起  
過江諸賢之弱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  
京榮躋版使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  
符移旁午戚婉貴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  
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畫餅

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  
人當紛紜瀕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門之下必先  
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間不知廟堂有地官在如聞訪  
落欲即登庸若劉訢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為相然張敞為  
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雨  
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撥久虛行看黃麻之宣布  
修名不朽要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  
活比奏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踈轉喉觸諱  
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於中  
書賤刺亦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焚畫俄風木之啣憂年  
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覩祿縱三千而弗及此恨何窮  
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際低頭入幕教條必惟  
命之恭觸事面墻官學賴得師之益寬為程而督責大  
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重橫  
寶在道敢祈素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遇

上陳漕啓

奎閣陞華日畿將漕調膺助鼎久煩左右之分同輓粟  
飛芻最係東南之大計凝霜持節喜雪兆祥竊以京輔  
之建臺尤重轉輸之命使民力已竭况更年飢用不足  
之餘邊事方殷誰識歲入穀幾何之數急之則元元告  
瘁緩之則徃徃愆期必有通儒方堪計相恭惟某官風  
采儲英于婺女文章分巧于天孫先正負宇宙之大名  
經綸未了有子習家庭之宦譜出處尤高自飛壯縣之  
雙鳧入綴明庭之羣鷺不能枉尺直尋以苟合徑請高

牙大燾以有行出守九華就馳四牡雙瞳察吏精神鎮  
壑于山川一飯念民德意周詳于田里外民庸而奏課  
入台佐以宣勞挈領狐裘糾正列曹之淑慝依光鳳治  
習為宰相之規摹新天子居然器之先皇帝留以遺我  
屬神準之擇使就宰椽以䟽榮得地大雖可回旋去天  
近而尤難展布令之君子多為畫餅之空談付以事機  
半是蠟鞭之無用任吾國之重寄如執事者幾人行將  
轡一攬而清濁自分鞭不用而公私兼裕歲計既優于

租粟河潤併及于京師簫鼓行春共喜福星之臨照鈞  
衡虛左沛為霖雨之沾濡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  
初筮經營行于湘水正欲娛親至今悵望于白雲不堪  
回首千二載未書于三考兩千里來效于微官直道事  
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惟臺  
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寮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  
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于尊明庶少遜于瘵曠  
一臺近水餘波倘及于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于黍

律

與史監稅啓

䟽渥宸廷司征畿甸毗陵地近不妨時戲於綵衣車曲  
天低尤便日親於袞繡潔蠲告積塵徹賀床恭惟某官  
敏莫能追秀無可棟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椿桂同芳難  
兄之弟難弟之兄芝蘭競秀恥以膏粱而習貴力於翰  
墨以榮勛肯為筦庫之官來養經綸之業惟大農泉布  
之經費係中國闕市之常征豪家戚畹之互作梯媒富

吏猾商之相為囊橐往往濶疎於巨橐區區相掖於細  
氓公定不然方勇除於衆弊民亦勞止必能寬之一分  
力量大則志可行名實孚則人自服多行好事正在妙  
年仁者安仁立使蒼生之蘊息相門出相行看華轍之  
飛騰如某其人見迂於世竭來入京屯之幕了不稱時  
樣之粧援寡力微滿眼莫為之道地才踈氣直知心惟  
有於老天所幸名勝之可依必出官譜以忠告道同氣  
合何當陪暇日之游施早報遲僅免作隔年之債

與黃監酒啓

出綸天陞董醴日畿碧油九鼎之重言辟書甚寵良醞  
三升之可戀官况最清展慶滯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  
沉酣周孔糟粕莊騷毓秀九華鍾清泚中和之稟沂源  
雙井得風流蘊藉之深妙三昧於文章露一斑於政事  
家傳清白不隨世味之醎酸宦業芬芳賸得名流之膾  
炙惟神舉椎酤之利闕大農經賦之須逢藉車口流涎  
人皆圖於俸得飲醇耐心自醉帥獨念於舊文厥遠至

榮其言有味正可品聖清而墮濁不妨笑人醉而我醒  
名下無虛人暫樂清時之日月樽前有此客行班紫漢  
之星辰某之迂踈世所姍笑吟詩無用生涯不直於一  
杯逐祿何求親養已辜於三釜竭來賓幕不入時粧所  
幸名勝之來遂托寅恭之末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  
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白水

通靈司戶啓

出綉宸庭影纓天府王川春秋之學經世所關珠曹版  
籍之司得儒為重辜遲展賀倒置先施恭惟某官敏莫  
能追秀無可棟襟懷浩乎湖海師友萃其家庭經術精  
明早已束三傳於高閣才名超卓方將外百尺之巍樓  
宦譜愈出而愈竒學力隨試而隨効肯來帝里少試民  
曹未甘俛首於簪裳必欲榮勛於朱墨賓興元賦餘子  
盡避於一頭鎖院登名神人將易其隆鼻可大吾府須  
看獨班某之孤寒世所姍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  
欺直氣填膺正恐犯鱗豺之謗滿眼莫為之道地知心

惟有益于老天幸甚納交何以教我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與黃司法啓

既榮宸陛司讖帥藩喬木世家久挹清風而起敬紅蓮幕府今依綠水以同游展慶辜違先施倒置恭惟某官雲霄闊闊冰雪丰標汪洋萬頃之波淵乎似道呼吸三山之秀暢而為文早以徽聲騰于臚仕暮有祖之烈威得父之清胡屈英躔來游賓佐有一命者皆知及物素宦可矜持三尺者尤易活人陰功所係必能援經以斷可以使民無冤素熟丹書好下平反之綵筆行膺刻牘要湏潤色於青瓊如其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得偉人畧先相後以之官庶可夤緣而託契見似鄉人亦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回陳司法啓

仰止德星喜托通家之好暗投明月恍驚橫道之珍陳

誼甚高拜嘉降歎惟世祿之家鮮由禮為大賢之子難  
其人鳳穴而長鷓鴣蘭畦而生蕭艾相誇紈袴皆淪胥  
富貴之波細數衣冠誰克衍詩書之澤恭惟某官襲芳  
家慶傳派古靈咳唾成文陣馬風樯之敏快精神滿腹  
冰車雪柱之清高孝德質業於家庭蜚英騰茂於庠序  
姑自象隕而入仕不過寄往以進身師元城看條貫之  
言首司法掾佩純仁輕祿食之訓忍離親旁力於翰墨  
以策勳束以冠裳而不仕已寡名於鶚版尚點額於龍  
門綵衣侍養之餘鐵硯磨研之久黃金榜上便須炫美  
於世科白玉堂中更要增華於國典某聞名惟舊締契  
方新每因得豚犬之遲常見羨麒麟之種士伯同寮之  
好實始自今太邱有子之賢願常過我

回范仁和啓

帝以名流宰于畿甸紫微舊事許令東閣之代綸赤縣  
新除良便南陔之戲綵潔蠲吉禱喜徹賀床恭惟某官  
胸貯石渠眼空秦華生四明仙佛之里萃一門師友之



賢學易通神三畫併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曾下於  
霧中不妨游戲於詞場更到雕蟲之末技橫經留鑰招  
諸生立而誨之董醴神舉笑餘子未知趣耳淋漓荐墨  
慙魚通閨便合留中好設雲屏而隔坐云何補外要追  
塵軌之清規惟是薄俗之鄙談每以作邑為難事縮頭  
退避爭言湯鑊之焦熬好手從容優試霜刃於肯縻力  
量本大名實又孚不惟自見撥煩治劇之才正可力行  
學道愛人之志雙鳧之來葉縣見謂斜飛五鳳之入翰  
林行當首擢某之無似世以為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  
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却來贊幕府之負了不  
入時粧之樣書生彊項不堪受鴈薦之欺直氣填膺正  
恐犯螽豺之謗信天任理愒日玩時於門墻無半面之  
知何書翰似同心之素先施是愧有味其言政事文章  
公過以歐陽之長而勉我後先憂樂我敢持文正之美  
以期公行矣納交喜而欲舞

與京教啓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于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  
池宦游清濁之雖殊官期先後之不遠敬裁鯉素往白  
鱸堂恭惟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胸次貯冰壺之瑤  
壁筆端垂金薤之琳瑯學易通神三畫曾吞于天上著  
書擬聖六丁屢下于人間舍選芬芳科名岌業直上宜  
徽階之侍斜飛六藜閣之游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  
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邈  
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主斯文肘後良方不惟  
授諸生速化之術心中有印抑將續正學未墜之傳多  
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夾袋之記人物簡注方新  
臺閣之繼諸公經論可展某辛苦一第間闕十年讀相  
牛之經分甘襪襪圓得鹿之夢誤綴簪裳平生耿耿者  
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于湘水聊爾棲身至  
今悵望于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官譜  
之未閑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限豈堪  
飄風草檄之忙暇日游從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謝浙西王憲薦舉啓

幕府底察甘守雌甲辰之拙職司薦剡首膺大戊子之知士論榮之德念深矣惟今當薦舉之路夫誰無故舊之交升潛既殊氣味隨改一貴一賤而情乃見望望去之須姦須媚而位可求滔滔皆是在上者徇情而忘義為士者屈道以從人未有方持繡斧之新而乃重念綈袍之舊必居名下方在選中如某者獨抱古心熟諳世味挈來京兆之幕遠引王公之門凡同年而同官多得時而得位君乘車我戴笠命實不猶子鼓瑟王好芋物難苟合寧人不願恥已自媒此心常質于神明一語不謀于妻子敢意雲天之高誼不忘湖海之畸人每與丁寧輒相唯諾謂正倫附杜曲之族支派不殊而謝莊從康樂之遊歲時已久此吾意氣所許者不待干求而予之故澄清之轡方還而破白之章已至在昔文正雅愛沂公豈獨以譜系之偶同私相延譽蓋觀其器識之遠到預有相期公子援故事以舉行僕自顧菲才之莫稱

茲蓋伏遇某官文得雙巖之正印學障百川之狂瀾駐  
足于萬馬之羣不移定力論事如獨鶻之擊凜有英風  
乘輶察吏而山岳搖懸鏡閱人而涇渭判謂薦賢所以  
報國而行道非以市恩揚清激濁之風聲作興一道登  
明選公之相業根本此時致使妾庸亦叨收錄某敢不  
秉心介石厲行飲冰縱未圖即報于隆知決不敢自判  
其素學升沉有分安能計遲速于榮途名節自持或可  
附聲光于青史

上鄭樞密啓

擢用儒宗參持樞筦地嚴鰲嶺被三字之恩榮春近鳳  
池誇十年之身到廷紳歆慕公衮增華竊以宥密之司  
安危所寄長貳雖分於四等網維同主於五符或累年  
濡滯而竟不遷或久任劇煩而後得拜未有春入北扉  
之直冬陞西府之崇雖執政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  
惟卿為朕之心腹聖語尤親恭惟某官氣質得於天成  
出處闔於世運溫純爾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凝

不作漢唐之人物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學焉而後臣龍邱策勲光洗咸池之日螭蚺記事密依香案之雲翠帷犯風雪以談經責瑣凜冰霜而封勅方大制誥之有屬非老文學其誰為乃以一條冰之銜付之五色雲之手方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條非比平時卧看日移於埽影發德音若時雨起詔草如流泉作宋一經同風三代久簡知於旒冕就寵畀於樞機得君如此其專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至重則愈憂立人本朝道不行而為耻矧圖回於初政尤倚仗於近臣聖德方新如美玉之未琢事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何嘗罪言人不敢言居多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舛政面是之而背違豈無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成枳歛祥鸞之翼以為鴟此於元氣以有傷所以外邦之交作一脛如要一指如股難與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廷莫權輕重我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吾之無人惟公憂國之忠寘位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寇患愍若得為辭今吾國

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必欲正本最患尚同召不悅周  
之留而何害為周房能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辨如  
爭相與如昵和氣不傷見惡必遏見善必揚至公無我  
一正君而定國四張維而令行訂謨造命於一堂精神  
折衝於千里機會最易於蹉跌歲時每畏於因循今猶  
曰五府之合謀有可護者設或為一相之處內則何以  
哉某叨出師門喜搖心燾既賀夢符於凝碧更期名在  
於汗青鄭公勸仁義之行願言加意王褒慶聖賢之遇  
因頌獻規蓋出於忠遂忘其僭

回譚巡檢啓

原注習春秋曾進列國傳因申解  
賭博軍人咆哮事為之從公書擬

蒙帥斷治號  
令譚以啟謝

制軍者司馬之法不恭自有常刑禁暴者連帥之威為  
屬惟知從長初無絲粟之力忽辱瓊瑰之投竊謂博奕  
無所用心戲譎反以為虐刁達坐赤族於馬柳慕容卜  
大事於蒲神博銀鎗之營中未幾召蒙反鍾離之盧子  
寧有幾人於王法在所不容彼狂卒胡為冒犯牧猪奴

戲耳况敢當公庭而咆哮執鼠輩尸之盖斷自元戎之  
霹靂為有公在何謝我為恭惟某官東國大夫之故家  
延康學士之遺直序春秋於吳寇始平之際奏徹九重  
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時才當八面乃淹警邏未展經  
綸行膺宸綍之放即据殿巖之任茲小人狃積習之弊  
故一旦啟玩侮之謀已正典刑立伸威令權在由於大  
府恩敢受於私門遇悍卒於微行莫損斐晋公之遠到  
抱遺經而請質何當玉川子之辱臨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八

啓

按此卷調南外  
睦宗教授作

上錙經略啓

西洛耆英嘯傲三台之府南宗冷宦依栖數仞之墻先  
上日以通名望下風而起敬竊以先達之於後進世族  
之於素門勢分固殊投合亦寡惟元城之在宋問業有  
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而况三朝元老之嫡嗣一

代人物之宇師稍有識知皆思歸嚮恭惟某官文章奎  
璧德望華嵩思孝通于神明出處關於世運故國謂有  
喬木到稱于今後人猶愛甘棠何況其子方春秋之鼎  
盛歷中外以游揚郎省陞華風采耀鳴珂之列金庭出  
使笑談護完璧之歸持麾把節於湘中易地建臺於江  
右仁心撫字山林野史之屢書陰德平反道路口碑之  
交誦開十運之帥閩屹百粵之長城惠行而龍戶騷呼  
威肅而鯨波恬靜奈外地去天之遠而浮雲蔽日之明  
一壑未歸六丁莫挽蓋韓呂家傳之清白素所服膺而  
金張勢燭之薰蒸耻于炙手勁草當疾風而不改寒花  
於晚節以尤香種樹山中白傅倡風流於九老植槐庭  
下晉公付事業於二即傲睨軒裳追隨觴詠勝事園林  
清時鐘鼓如許清閑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孰為輕重此  
固衣冠之羨慕其如旒冕之簡懷欲副巖瞻行膺枋用  
伏念某癖推嗜古樣不入時對榮廣廷徒有空臆盡言  
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譖比求宗師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未能適道敢好為師幸大州本父母  
之邦而年家忝子弟之列誘掖之以藥其失推輓之以  
玉于成既有耆德以依歸庶免生徒之嘲訕董和染教  
期為王孫公子之範模舉滯拔淹全賴察父哲兄之提  
挈

上陳招討使啓

龍門高峻屢容寒峻之攀躋麟序荒涼復受使華之容  
察豈造物憐其困躓使末路有此遭逢敬飭墨卿晉干  
籤帥恭惟某官清融氷柱峻埒斗杓古靈夫子之聞孫  
學問有本北山先生之嫡嗣名節傳家方當杲日未東  
之時已有伊吾以北之志披肝許國掉舌籌邊雪夜貂

裘慷慨辨太原之之檄風聲鶴唳笑談却淮甸之兵草  
木知其威名仇寇問其年貌屬者鼯鼯之為梗羣然鴻  
鴈之離居嗟懦俗之脂韋伏元戎之鉄鉞毅然以身任  
朝廷責誓不以賊遺君父憂卯受命辰即行有崇文之  
勇決申上秦寅報可從充國之便宜南州巖保障之雄

西帥習弮令之素如醫王之治療疾半劑而蘊如國手  
之救危枰一著即活凱奏紛綸而載路壽祠突兀以連  
雲上甚念功就畀以綉衣之命時方謀帥復假之茸纛  
之權兵刑之脉絡相通臺府之風稜益壯所以寬宵衣  
之顧憲豈徒誇畫錦之熒煌如聞邊頭交馳露布知取  
勝而不知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今日飢鷹之  
來歸不如曩時猛獸之反噬今亡可待鞭勢方張當趨  
公入覲之期要佐宗中興之烈濟時方畧已優南渡之  
賢益世功名要了北方之大事伏念某老之將至銳者  
已磨一雁語竄以來三閱歲筭之久仕不得志宜追誓  
墓之風貧能驅人至草間釣之賦無力可營於熟屬抗  
顏甘就於冷官若何免越雪之朝所恃有蘊天之庇腐  
儒無用宜束高閣以待太平來事可為當磨石崖而頌  
大業

上西外宗使啓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邱獲分太乙之光

輝敬飭墨御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沉澁和毓鈞倪  
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厯元  
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厯宦途而恬進春風  
鳧鳥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恥  
皇皇於人爵甘落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  
監郡平兮濂溪霽月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  
汙實政紀山林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  
於御屏褒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功  
內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此人物眇然  
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  
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難兄法從之舊疆好  
為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伏念某樣不入時  
癖惟嗜古一第一六年之久厯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  
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巨測噴有煩言然浸  
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畯從臣簪  
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

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陞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邱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屬者笑之學殖久荒冒犯為師之戒心茅滋塞殊無事長之能頃襍被以東歸擬樞衣而北面久羈逆旅莫俟前驅襟期雖合於門墻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敬心薰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易既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覲

覲於羅致

上宗使啓

斂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光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道探聖願氣涵天和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靈氣節有慶歷元祐君子之風鼓瑟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曲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壯縣蜚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

畫蓉池綠水之猶香溢入綴於周行得預聞於國計使  
其少貶玄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舜光範之門而  
經去人歎橫舟於野渡公惟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  
訊籠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  
屏優詔分司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德足以雅  
俗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領郡則繭絲之不急豈  
特武穆文昭之裔屹岩維城抑令召父杜母之謠騷然  
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金  
甌之東記脩名不朽留為玉牒之芬芳伏念某樣不入  
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  
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濤之巨測噴有煩言然  
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暖從臣  
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  
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庭陛  
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

屬者笑之顧才疎無事長之能而學淺犯為師之戒幸  
偕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况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貴  
愛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嘲  
於士友收名定價嘗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雌  
甲辰之遇

與馮監務啓

堂堂人傑肯司關市之征碌碌書生謬董宗庠之教均  
為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閎闊雲霄襟懷湖海韜謀  
神授不泥孫吳之兵書議論風生更有孔桑之心計來  
司筦庫見謂廉平商咸願於出塗市自無於二價所樂  
不在乎此其志有大者焉好度玉闥赴可乘之機會徑  
標銅柱垂不朽之功名如其其人亦甚不武行赴冷官  
之戎得交當代之豪市立之平書立之師莫非王事文  
為之經武為之緯倘契襟期

上鄭漕啓

矯首計臺藹五色慶雲之瑞抗顏宗校依一道福星之

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  
文獻猶存籍甚南坊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閣之即  
君方在盛年已負遠畧三仕為令錦每製而愈鮮千里  
監州輿一題而增重入司奏邸端貳理庭袖中有醫國  
方舌底出冰人語不為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  
而行剖竹兩藩崇蔭娑娑而籠畫司泉九路李蹊拍塞  
以酣春召以潛即迫于熱地使有道之少貶顧何官之  
不為去矣莫留重歌今禱迨其再入即復舊羶芳菲菲  
兮弥章道落落乎难合雖以比起諸賢之愛敬然亦能  
未羣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香物論翕然而歸重七  
閩善地屬有弄兵之虞一札起家來任登車之寄策勲  
摘運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而不易地寨惟問  
俗出隻手以活民攬轡澄清雙眸而察吏甚盛之奔不  
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新日善類星散如公德望宜  
還簪筆之班結上眷知行喜履聲之近伏念某癖惟嗜  
古樣不入時待問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對校文列聖

乃罹疾歿大呼之諗一從沙汰而歸三閱歲華之久竭  
來倚席寒甚無氈靜惟外邱之冷官寔隸皇華之末屬  
見更問甚淺易招雪日之嘲名寔未孚凜有風霜之懼  
比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以樞衣之舊諒  
俯憐于氣類必力賜于提撕持一瓣香願定價墻屏之  
下有三品筆覬叨名香案之前

與舶啟

琛臺作屬至煩萬人敵之才朱邸司文徒抱一卷書之  
拙灼為聯事敢不通名恭惟某官江左世家山西將種  
龍韜勇畧不求紙上之孫兵燕頤雄安殆類禁中之頗  
牧才當八面志在四方乃不卑於小官尤克勤於細物  
清閑筦庫歌紅糟滴酒之詩盤礴相鄉賦蒨葉累鹽之  
句暫屈齋壇之重望來為寶舶之英寮視象牙蚌貝之  
珍與瓦石等約籠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要之所樂不  
存焉抑亦有大於此者國方多事邊正飛塵行振旅於  
玉關遙標功於銅柱紀燕然涪溪之石要與天齊貢東



鞮北女之珍以充庭寶壯圖未艾來事可為如某其人  
見謂不武亦有清中原之志所恨才疎不圖為冷宦之  
遊得交人傑儻不鄙綠衣之懦必預聞素略之長焜焜  
北方當快觀於露布區區南物何足汙於圖書

與聶監舶啟

射策宸庭曾作龍門之客橫經宗校獲交鳳穴之雛巧  
哉其逢喜而不寐恭惟某官雲霄閣閱冰雪津標篝燈  
讀有味書下筆作驚人語名父之子名子之父經訓金  
籊難兄之弟難弟之兄堦庭玉樹絕唱冠江西之社一  
鳴空冀北之羣露厥頽於仕途雷其聲於當路收斂凌  
霄之步倘徉佐舶之遊視象牙蚌貝之珍與瓦石等約  
龍戶烏檣之至若符印然各出納於有司克勤勞於細  
物琛臺借重蜚英青剡之章瑤闕催班潤色紫荷之橐  
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濶不諧於世  
用壯而諾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鬪雞之  
已木竭耒倚席寒甚無壇若何免諸生嘲所恃有契家

在西清學士帳未親函丈之前東閣郎君幸可話襟期之地

闕題

金科肄業講明臺閣之憲章玉牒繙書習熟祖宗之典故以此飭吏其諸異人恭惟某官方從栖枳以策勳不憚披荆而遠戍屈司筦權見謂廉平商願出塗肯折秋毫而言利市不貳價更樂由宅之寬征如聞當路諸公爭出薦賢好語毋輕刀筆一代宗臣嘗為之趣覲闕庭四輩台命將至矣某每平生迂濶薄宦崎嶇不能為桔槔俯仰以隨人所以如柶鑿方員之寡耦竭來冷宦得輟英寮一閱立平一卷立師莫非王事同氣相求同教相應倘契襟期

與晉江鄭宰啟

茂宰名高庭有飛鳧之舄宗庠宦冷堂無繫馬之階以判袂之年多而蓋簪之日近躍然而喜巧哉其逢恭惟某官天分穹窿月評芳美議禮之家如聚訟斷以片言

天子之學曰辟雍藹其芳譽巍科得雋大器晚成宦譜  
愈出而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入仕九年而脫七選班  
筍其華去家三舍而宰一同栽花最便琴鳴風而有韻  
錦濯水而愈鮮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頷瑟縮賢令  
試霜剛於肯綮了無留難至使鄉邦亦師縣譜西山未  
為牧守愛聽弦歌東觀正要人材行鏘劍履有如某者  
見為斐然妄庸謬竊於時名迂濶不諧於世用壯而諾  
仕端如鮎魚之上竿老矣無能見謂鬪雞之已木竭來  
倚席寒甚無氈若何免諸徒嘲所恃有偉人在同鄉同  
仕行將記契以通家大邑大官先喜庇身之有地

與都長候官簿啓

公族振振皆遜滕侯之居長宦途落落自笑廣文之冷  
官告至未皇先施甚寵恭惟某官給露支風之敏手撐  
霆裂月之清才汝陽眉宇天人仙標拔俗河間被服儒  
雅素履無瑕偷然類山澤之臞儒即之無膏梁之氣習  
早收科第傑出宗英長以貴而得民望尊麟趾士之高

者為薄見為鳶栖華刺鼎來脩程軻發茶寵筆林之清  
暇詩盟觴政之夷猶當平章肯遺道之寶留班清切以  
待同姓之卿某之迂踈世所姍笑仕不得志願追誓墓  
之風貧能驅人至草問釣之賦竭未倚席寒甚無羶惟  
求密邇於家山最喜得交於名勝公如帥屬使皆知惟  
長之從僕可免朝不犯好為師之戒

田學正海陽丞啟

挾策兔園自是書生之習氣橫經麟校獲陪贊府之清  
游告至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學傳歆向而得其髓  
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焚香讀騷不類膏梁之公子研硃  
點易宛如山易之臞儒摘髭而收魏科策足以登皇路  
五色棒之警邏威名凜然三尺法之平反陰德宏矣學  
力隨試而隨效宦譜愈出而愈竒不追趣逐嗜於權門  
乃容與倘佯乎雅道古槐鉅竹未遑嘯傲於藍田仙李  
猗蘭聊復顏行於朱邱况有東巖之仙伯時開北海之芳  
樽笑談川泳而雲飛唱和金春而玉應行趨瓜戍徑立

荀班余不負丞寧久占名於紙尾天揖同姓佇看造滕  
於陛前如某其人寡諧於世學問醞雞之在甕仕宦鮎  
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  
年讀書備數冷官得交名勝安敢犯為師之戒姑自賀  
取友之端暗中之識曹劉慰平生之景仰曾中之多周  
孔何君子之勞謙實不稱名榮祇為懼

回何丞啟

出綸楓陞涉筆槐廳頃仕帝京早識三合之風味茲游  
佛國重陪二令之吟哦展賀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  
人溫如玉名重於山鐘淑氣於七公五相之門蜚大聲  
於千英萬俊之數策勲塲屋遜郊祁兄弟之同登對策  
殿廬皆晁董諸賢之忠告倒蔗漸逢佳境寒花賸有晚  
香露政事之一班發文章之三昧金灘鷓鴣之舞方爾  
呈祥藍田鴈鷺之行又還竒徑况今棣萼正位栢臺諸  
公推挽之身途薦墨紛綸乎盈篋已不即人人即已爭  
願賞音余不負丞丞負余行將召擢如某迂濶與時背

馳贊畫京畿自掇中都官之怒談經宗校莫逃貴公子  
之朝所幸知己之未必有相規之益既見君子則喜敬  
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與劉知錄啓

侯藩熱屬頡頏三語掾之名宗校冷官寂寞一卷書之  
學喜鄉英之聯事望消史以馳誠恭惟某官濯柳風標  
芳蘭聲譽偉哉名父宜居一夔一高之間籍甚難兄肯  
在三孔三曾之下自家庭而師友異世族之膏梁方露  
厥頽於仕達已雷其聲於當路花城司警能來鸛鶴之  
祥蓮幕畫籌不效鸛鶴之舞薦書盈篋推轂載途小淹  
萬里之羽儀未董六曹之綱紀治劇理繁而才益辨滌  
冤雪枉而獄無留萱草正長堂上動平反之義嘉禾合  
穎陸前催清切之班某之迂疎人所姍笑學問醞鷄之  
在甕仕宦鮎魚之上竿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  
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莫能誓墓以為高竟至出山而求  
仕竭未倚席寒甚無毡若何免諸生朝所恃有鄉英在

明刑弼教之事脉絡相關忠告善道之言始終有望

賀新南宗啓

鎮領房山司宗睢邨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  
班天屬生值聖時爰以第一人而為長潔蠲吉楨登進  
賀床恭惟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  
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甚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  
光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才任  
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巨鎮侷藩揚六纛之威徽省華  
階跬步眦三台之秩聖化方新于調瑟宗盟尤重于維  
城欲信厚之風成宜訓齊之選遴時維族老方堅戀闕  
之心常有恩言函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  
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淮易楚詩之  
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無如朱虛  
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鈇鉞方欣于南下  
衮衣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師言允穆宗室為相  
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紹熙之世伏念某

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  
文列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諛未倚席以何顏嘆無擅而  
獨冷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有風霜之  
懼所幸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  
提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未仙李蟠根固可使  
猗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黃侍郎再知泉州啓

渙號宸廷申符佛國昔歸無南物雞碑猶植於虛堂今  
起自西山馬跡已諳於舊路波神起舞岳后前况叨  
材館之知宜肅賀床之敬竊觀壁記歷數藩侯前二百  
年名世僅兩三公而止後五十載何人稱二千石之良  
惟梅溪之王公與苕州之倪老時賞洛陽之勝不忝前  
脩日凝靜之香可無愧色然皆一至孰是重來恭惟某  
官自許臯稷忠嘉不作漢唐人物班居豹尾正在日月  
獻納之初諫犯龍鱗欲扶天地綱常之義上亦和顏而  
受人已側目其旁鴻冥冥而高飛犬狺狺而猶吠邊徼



每問潞公年貌兒童且識君實之姓名公是公非人心  
秉彛之不泯一出一處吾國元氣之所關逃名而名益  
歸遯世而世不捨彼譖人者尚何面於班行歸我公兮  
久傾心於朝野夷險一節首尾八年幸天日之開明鼓  
風雷而出令即家起廢領郡仍前民忻吾父之耒裹糧  
以迂士喜吾師之至動色相誇鬻賅於海堧餉婦歌  
於農畝戶持牛酒巷擁旌旗若非心悅誠服之自然難  
以利誘刑驅而至此但觀近事大異曩時當焚山竭澤  
之餘有剜肉醫瘡之嘆民亦勞止天甚愛之乃會聚於  
福星以照臨於下土東岩攝郡斷無容孟水之規南舶  
建臺了不受貪泉之汙痼疾雖可以暫起生意未易以  
遽回蓋自軍興至于事定用度廣而廩無儲粟楮幣輕  
而地乏流錢吏胥肆弊之無窮兵卒索哺之尤橫用平  
平策未易以左支而右吾下急急符或議其前寬而後  
猛惟中和可以為政惟誠實可以感人是亦不謂之難  
抑亦有大於此世道日隘時事鼎未近聞邊頭屢馳露

布知取勝而不知其持勝易納降而不易處降安保今日飢鷹之來歸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今亡可待敵勢方張我弱而何以制人內輕而何以服外要知國本全係人才大厦豈一木之能支危秤非一着之可活如將大用若何罄諸葛之血誠殆恐不然反有累歸龜山之晚節此有其千慮之過非止為一州而言某遇不可移懿常妄發中霄憂國蓋不勝嫠婦之情指日趨隅庶盡解門人之感望公如歲以日為年

上袁建寧堂漕啓

建牙藩邸疊擅計臺江浙數州久被齋長先生之道化甌閩七聚竦聞皇華使者之風毅愉企賀榮敬羞吉楨恭惟某官出處閑乎世運忠孝貫于神明濂溪浚其源泉山導其流會心有印慈湖作之師絜齋為之父交臂傳燈早嘗以正論之緒餘發而為大廷之奏對魁躔炳耀要路橫陳乃于前經古史以策勳期與元聖大賢而合轍相卿巧宦爭趨金張許史之門即省高潛自許召

杜龔黃之政亦既中和之奏最居然諏度以規風數百  
條荒政之疚懷元元命脉十五所儒宮之誦道字字精  
神谷其腹所以遂天地之生牖其衷所以示子弟之誨  
以辯志片辭而起廢以諭吏一章而警媮舊染咸新宿  
醒頓解幽室之中指迷者燭此譬最精萬物皆灰不燼  
惟瑜斯言有味福星次止時雨沛然幸甚丹山碧水之  
區得借玉節銅符之重民厄于兵復飢于歲翹首騶麾  
士誦其書願見其人傾心誘掖固將以仁心而行仁政  
又必以斯道而覓斯民然清朝聽斷之一公諸老帝聯  
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  
馬而答之初立本竒更無好黃花之晚節前猷益大永  
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  
踈狂貽怒于要官宗邨橫經習嬾見朝于羣弟捫壯心  
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載瞻龍門嘗有蟻援間闕一第  
幸經先太史之品題甃甃四箴復辱小中公之印可曾  
謂強顏于令席獲從受察于使車人憐蹭蹬之何堪天

使遭逢之甚巧有三品筆誰無双名定價之思持一瓣  
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賀徐倉啓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聿開方覩鳳閣舍人之樣遐  
詆何幸驛迎輶軒使者之未敬飭墨卿晉干籤帥共惟  
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  
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  
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緡帙仙蓬夜對青藜之  
杖橫經玉邱朝吟苜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秘儲駭歷錦  
窠之清選使其道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  
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張許史  
之門公獨凜然自許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於  
千里故苕溪之最徹于九重果賜召環垂登緊地不屑  
枉尋而苟合爰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  
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歸白粲價翔  
誰與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為穿於國中碩鼠之

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諏度必可釋於頷憂  
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  
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荅之彘何喬松合  
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  
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師橫經習  
懶見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  
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  
業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  
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  
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上知宗辨學事

記問何足以為詩况不賢於弟子市井與言則以利豈  
宜免於先生事有係於觀瞻人能言其曲直不平甚矣  
無辨得乎竊觀聖賢之門每謹義利之戒賜貨殖則謂  
之不受命求聚劍則責以非吾徒原其本心之可誅貶  
以一字而若捷而况學校至重禮儀尤嚴守道守官並

行不悖曰教曰養相須而成以名分則有師生以事權則有長貳雖有學職豈皆志於簞食豆羹然在家居亦仰給其俸錢廩粟統屬固宜歸一規矩安可不遵今乃以大族之播紳為宗庠之領袖羣然進退不疑其間隙之生遽爾叫呶誠出於意料之外於漏下五六剗取計司數百緡凌轢公堂劫持族類鷹飢而攫徒誇利爪之強羊敗其羣豈勝羸角之狠初不甚訝其此舉退而徐詢其平時蓋在閨門素虧孝友京城太叔之不弟義莫之行於陵仲子之避兄廉烏乎在此而可忍靡所不為煮豆然箕所後者無不簿矣操戈入室此物何為至我哉事未發則監謗諱言迹已暴則飾詞強辨悖而入悖而出吾如彼何反吾禮反吾仁自責而已伏念某猥以末學來為冷官季考月書每得寸長而必喜人稠坐廣至誇吾學之多才取之寬其常員養之加其稍食以文藝采者輒為指楠有朝暮見者罔憚應酬凡在同盟未見嘲於雪日獨此橫逆乃肆起於風波前官姑聽其侵

權它屬多容其撓改顧如么麼素守剛方不能委曲以  
見從遂至侵陵之太甚小人之為不善固知清論之莫  
逃君子可欺其方深懼終言之易入所賴正人之在上  
能為吾道之主盟伏惟某官當代儒宗斯文司命好樂  
如自其已出公族化行直清深畏於人知懦夫志立愛  
而知惡義以制情膚受譖愬之不行皮裏陽秋之自定  
即墨不善佞而得毀未求齊國之封馬謖既撓法而負  
恩宜正街亭之戮此他時進退百官之大者自今日訓  
齊九族而先之某得以克單厥心自振其職泛駕之馬  
已漸失控御之宜瑞世之麟當見為董陶而出此非饒  
舌蓋以全身





